

天龙八部

金庸著



西藏人民出版社

天龙八部

金庸 著

二

西藏人民出版社

(藏)新登字01

天龙八部

金庸 著

※ ※ ※

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四川省资阳印刷厂印刷

※ ※ ※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54.75 字数1467千字

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1—5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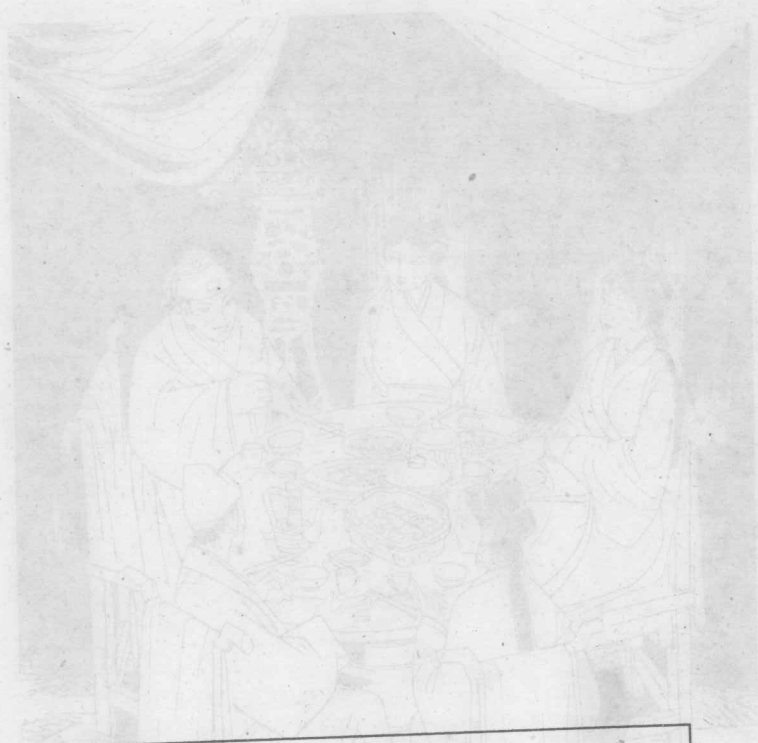
ISBN7-223-00573-4/I·89

全套四册 定价:43.80元

目 录

- 第十三回 水榭听香 指点群豪戏····· (425)
- 第十四回 剧饮千杯男儿事····· (461)
- 第十五回 杏子林中 商略平生义····· (493)
- 第十六回 昔时因····· (527)
- 第十七回 今日意····· (563)
- 第十八回 胡汉恩仇 须倾英雄泪····· (595)
- 第十九回 虽万千人吾往矣····· (645)
- 第二十回 悄立雁门 绝壁无余字····· (681)
- 第二十一回 千里茫茫若梦····· (703)
- 第二十二回 双眸粲粲如星····· (739)
- 第二十三回 塞上牛羊空许约····· (773)
- 第二十四回 烛畔鬓云有旧盟····· (803)
- 第二十五回 莽苍踏雪行····· (839)





包不同公然逐客，段誉虽对王语嫣恋恋不舍，总不能老着脸皮硬留下来，当下一狠心，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王姑娘，阿朱、阿碧两位姑娘，在下这便告辞，后会有期。”

第十三回 水榭听香 指点群豪戏

渔舟缓缓驶到水榭背后。段誉只见前后左右处处都是杨柳，但阵阵粗暴的轰叫声不断从屋中传出来。这等叫嚷吆喝，和周遭精巧幽雅的屋宇花木实是大大不称。

阿朱叹了一口气，十分不快。阿碧在她耳边道：“阿朱阿姊，赶走了敌人之后，我来帮你收拾。”阿朱捏了捏她的手示谢。

她带着段誉等三人从屋后走到厨房，见厨师老顾忙得满头大汗，正不停口的向镬中吐唾沫，跟着双手连搓，将污泥不住搓到镬中。阿朱又好气、又好笑，叫道：“老顾，你在干什么？”老顾吓了一跳，惊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阿朱笑道：“我是阿朱姑娘。”老顾大喜，道：“阿朱姑娘，来了好多坏人，逼着我烧菜做饭，你瞧？”一面说，一面擤了些鼻涕抛在菜中，吃吃的笑了起来。阿朱皱眉道：“你烧这般脏的菜。”老顾忙道：“姑娘吃的菜，我做的时候一双手洗得干干净净。坏人吃的，那是有多脏，便弄多脏。”阿朱道：“下次我见到你做的菜，想起来便恶心。”老顾道：“不同，不同，完全不同。”阿朱虽是慕容公子的使婢，但在听香水榭却是主人，另有婢女、厨子、船夫、花匠等侍侍。

阿朱问道：“有多少敌人？”老顾道：“先来的一伙有十八九个，后来的一伙有二十多个。”阿朱道：“有两伙么？是些什么人？什么打扮？听口音是那里人？”老顾骂道：“操他伊啦娘……”骂人的言语一出口，急忙伸手按住嘴巴，甚是惶恐，道：“阿朱姑娘，老顾真该死。我……我气得胡涂了。这两起坏人，一批是北方蛮子，瞧来

都是强盗。另一批是四川人，个个都穿白袍，也不知是啥路道。”阿朱道：“他们来找谁？有没伤人？”老顾道：“第一批强盗来找老爷，第二批怪人来找公子爷。我们说老爷故世了，公子爷不在，他们不信，前前后后的大搜了一阵，庄上的丫头都避开了，就是我气不过，操……”本来又要骂人，一句粗话到得口边，总算及时缩回。阿朱等见他左眼乌黑，半边脸颊高高肿起，想是吃几下狠的，无怪他要在菜肴中吐唾沫、擤鼻涕，聊以泄愤。

阿朱沉吟道：“咱们得亲自去瞧瞧，老顾也说不上明白。”带着段誉、王语嫣、阿碧三人从厨房侧门出去，经过了一片茉莉花坛，穿过两扇月洞门，来到花厅之外。离花厅后的门窗尚有数丈，已听得厅中一阵阵喧哗之声。

阿朱悄悄走近，伸指甲挑破窗纸，凑眼向里张望。但见大厅上灯烛辉煌，可是只照亮了东边的一面，十八九个粗豪大汉正在放怀畅饮，桌上杯盘狼籍，地下椅子东倒西歪，有几人索性坐在桌上，有的手中抓着鸡腿、猪蹄大嚼。有的挥舞长刀，将盘中一块块牛肉用刀尖挑起了往口里送。

阿朱再往西首望去，初时也不在意，但多瞧得片刻，不由得心中发毛，背上暗生凉意，但见二十余人都是穿白袍，肃然而坐，桌上只点了一根蜡烛，烛光所及不过数尺方圆，照见近处那六七个人脸上一片木然，既无喜容，亦无怒色，当真有若僵尸，这些人始终不言不动的坐着，若不是有几人眼珠偶尔转动，真还道个个都是死人。

阿碧凑近身去，握住阿朱的手，只觉她手掌冷冰冰地，更微微发颤，当下也挑破窗纸向里张望，她眼光正好和一个蜡黄脸皮之人双目相对。那人半死不活的向她瞪了一眼，阿碧吃了一惊，不禁“啊”的一声低呼。

砰砰两声，长窗震破，四个人同时跃出，两个是北方大汉，两个是川中怪客，齐声喝道：“是谁？”

阿朱道：“我们捉了几尾鲜鱼，来问老顾要勿要。今朝的虾儿也是鲜龙活跳的。”她说的是苏州土白，四条大汉原本不懂，但见四人都作渔人打扮，手中提着的鱼虾不住跳动，不懂也就懂了。一条大汉从阿朱手里将鱼儿抢过去，大声叫道：“厨子，厨子，拿去做醒酒汤喝。”另一个大汉去接段誉手中的鲜鱼。

那两个四川人见是卖鱼的，不再理会，转身便回入厅中，阿碧当他二人经过身旁时，闻到一阵浓烈的男人体臭，忍不住伸手掩住鼻子。一个四川客一瞥之间见到她衣袖褪下，露出小臂肤白胜雪，嫩滑如脂，疑心大起：“一个中年渔婆，肌肤怎会如此白嫩？”反手一把抓住阿碧，问道：“格老子的，你几岁？”阿碧吃了一惊，反手甩脱他手掌，说道：“你做啥介？动手动脚的？”她说话声音娇柔清脆，这一甩又出手矫捷，那四川客只觉手臂酸麻，一个踉跄，向外跌了几步。

这么一来，底细登时揭穿，厅外的四人同声喝问，厅中又涌出十余人来，将段誉等团团围住。一条大汉伸手去扯段誉的胡子，假须应手而落。另一个汉子要抓阿碧，被阿碧斜身反推，跌倒在地。

众汉子更大声吵嚷起来：“是奸细，是奸细！”“乔装假扮的贼子！”“吊起来拷打！”拥着四个走进厅内，向东首中坐的老者禀报道：“姚寨主，拿到了乔装的奸细。”

那老者身材魁梧雄伟，一部花白胡子长至胸口，喝道：“那里来的奸细？装得鬼鬼祟祟的，想干什么坏事？”

王语嫣道：“扮作老太婆，一点也不好玩，阿朱，我不装啦。”说着伸手在脸上擦了几下，泥巴和面粉堆成的满脸皱纹登时纷纷脱落，众汉子见到一个中年渔婆突然变成了一个美丽绝伦的少女，无不目瞪口呆，霎时间大厅中鸦雀无声，坐在西首一众四川客的目光也都射在她身上。

王语嫣道：“你们都将乔装去了罢。”向阿碧笑道：“都是你不好，泄漏了机关。”阿朱、阿碧、段誉三个当下各自除去了脸上的化装。众人看看王语嫣，又看看阿朱、阿碧，想不到到世间竟有这般粉装

玉琢似的姑娘。

隔了好一阵，那魁梧老者才问：“你们是谁？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阿朱笑道：“我是这里主人，竟要旁人问我到这里来干什么，岂不奇怪？你们是谁？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那老者点头道：“嗯，你是这里的主人，那好极了。你是慕容家的小姐？慕容博是你爹爹罢？”阿朱微笑道：“我只是个丫头，怎有福气做老爷的女儿？阁下是谁？到此何事？”那老者听她自称是个丫头，意似不信，沉吟半晌，才道：“你去请主人出来，我方能告知来意。”阿朱道：“我们老主人故世了，少主人出门去了。阁下有何贵干，就跟我说过好啦。阁下的姓名，难道不能示知么？”那老者道：“嗯，我是云州秦家寨的姚寨主，姚伯当便是。”阿朱道：“久仰，久仰。”姚伯当笑道：“你一个小小姑娘，久仰我什么？”

王语嫣道：“云州秦家寨，最出名的武功是五虎断门刀，当年秦公望前辈自创这断门刀六十四招后，后人忘了五招，听说只有五十九招传下来。姚寨主，你学会的是几招？”

姚伯当大吃一惊，冲口而出：“我秦家寨五虎断门刀原有六十四招，你怎么知道？”王语嫣道：“书上是这般写的，那多半不错罢？缺了的五招是‘白虎跳涧’、‘一啸风生’、‘剪扑自如’、‘雄霸群山’，那第五招嘛，嗯，是‘伏象胜狮’，对不对？”

姚伯当摸了摸胡须，本门刀法中有五招最精要的招数失传，他是知道的，但这五招是什么招，本门之中却谁也不知。这时听他侃侃而谈，又是吃惊，又是起疑，对她这句问话却答不上来。

西首白袍客中一个三十余岁的汉子阴阳怪气的道：“秦家寨五虎断门刀少了那五招，姚寨主贵人事忙，已记不起啦。这位姑娘，跟慕容博慕容先生如何称呼？”王语嫣道：“慕容老爷子是我姑丈。阁下尊姓大名？”那汉子冷笑道：“姑娘家学渊源，熟知姚寨主的武功家数。在下的来历，倒要请姑娘猜上一猜。”王语嫣微笑道：“那你得显一下身手才成。单凭几句说话，我可猜不出来。”

那汉子点头道：“不错。”左手伸入右手衣袖，右手伸入左手衣

袖，便似冬日笼手取暖一般，随即双手伸出，手中已各握了一柄奇形兵刃，左手是柄六七寸长的铁锥，锥尖却曲了两曲，右手则是个八角小锤，锤柄长仅及尺，锤头还没常人的拳头大，两件兵器小巧玲珑，倒象是孩童的玩具，用以临敌，看来全无用处。东首的北方大汉见了这两件古怪兵器，当下便有数人笑出声来。一个大汉笑道：“川娃子的玩意儿，也拿出来丢人现眼！”西首众人齐向他怒目而视。

王语嫣道：“嗯，你这是‘雷公轰’，阁下想必长于轻功和暗器了。书上说‘雷公轰’是四川青城山青城派的独门兵刃，‘青’字九打，‘城’字十八破，奇诡难测。阁下多半是复姓司马罢？”

那汉子一直脸色阴沉，听了她这几句话，不禁耸然动容，和他身旁三名副手面面相觑，隔了半晌，才道：“姑苏慕容氏于武学一道渊博无比，果真名不虚传。在下司马林。请问姑娘，是否‘青’字真有九打，‘城’字真有十八破？”

王语嫣道：“你这句话问得甚好。我以为‘青’字称作十打较妥，铁菩提和铁链子外形虽似，用法大大不同，可不能混为一谈。至于‘城’字的十八破，那‘破甲’、‘破盾’、‘破牌’三种招数无甚特异之处，似乎故意拿来凑成十八之数，其实可以取消或者合并，称为十五破或十六破，反而更为精要。”

司马林只听得目瞪口呆，他的武功‘青’字只学会了七打，铁莲子和铁菩提的分别，全然不知；至于破甲、破盾、破牌三种功夫，原是他毕生最得意的武学，向来是青城派的镇山绝技，不料这少女却说尽可取消。他先是一惊，随即大为恼怒，心道：“我的武功、姓名，慕容家自然早就知道了，他们想折辱于我，便编了这样一套鬼话出来，命一个少女来大言炎炎。”当下也不发作，只道：“多谢姑娘指教，令我茅塞顿开。”微一沉吟间，向他左首的副手道：“诸师弟，你不妨向这位姑娘领教领教。”

那副手诸保昆是个满脸麻皮的丑陋汉子，似比司马林还大了几岁，一身白袍之外，头上更用白布包缠，宛似满身丧服，于朦胧烛光之下更显得阴气森森。他站起身来，双手在衣袖中一拱，取出的

也是一把短锥，一柄小锤，和司马林一模一样的一套“雷公轰”，说道：“请姑娘指点。”

旁观众人均想：“你的兵刃和那司马林全无分别，这位姑娘既识得司马林的，难道就不识得你的？”王语嫣也道：“阁下既使这‘雷公轰’，自然也是青城一派了。”司马林道：“我这诸师弟是带艺从师。本来是那一门那一派，却要考较考较姑娘的慧眼。”心想：“诸师弟原来的功夫门派，连我也不大了然，你要是猜得出，那可奇了。”王语嫣心想：“这倒确是个难题。”

她尚未开言，那边秦家寨的姚拍当抢着说道：“司马掌门，你要人家姑娘识出你师弟的本来面目，那有什么意思？这岂不是没趣之极么？”司马林愕然道：“什么没趣之极？”姚伯当笑道：“令师弟现下满脸密圈，凋琢得十分精细。他的本来面目嘛，自然就没这么考究了。”东首众大汉尽皆轰声大笑。

诸保昆生平最恨人家嘲笑他的麻脸，听得姚伯当这般公然讥嘲，如何忍耐得住？也不理姚伯当是北方大豪、一寨之主，左手钢锥尖对准了他胸膛，右手小锤在锥尾一击，嗤的一声急响，破空声有如尖啸，一枚暗器向姚伯当胸口疾射过去。

秦家寨和青城派一进听香水榭，暗中便较上劲，双方互不为礼，你眼睛一瞪，我鼻孔一哼，倘若王语嫣等不来，一场架多半已经打上了。姚伯当出口伤人，原是意在挑衅，但万万想不到对方说干就干，这暗器竟来得如此迅捷，危急中不及拔刀挡格，左手抢过身前桌上的烛台，看准了暗器一击。当的一声响，暗器向上射去，拍的一下，射入梁中，原来是根三寸来长的钢针。钢针虽短，力道却十分强劲，姚伯当左手虎口一麻，烛台掉在地下，呛唧唧的直响。

秦家寨群盗纷纷拔刀，大声叫嚷：“暗器伤人么？”“算是那一门子的英雄好汉？”“不要脸，操你奶奶的雄！”一个大胖子更满口污言秽语，将对方的祖宗十八代都骂上了。青城派众人却始终阴阳怪气的默不作声，对秦家寨群盗的叫骂宛似不闻不见。

姚伯当适才忙乱中去抢烛台，仓卒之际，原是没有拿稳，但以

数十年的功力修为，竟给小小一枚钢针打落了手中物事，以武林中的规矩而论，已是输了一招，心想：“对方的武功颇有点邪门，听那小姑娘说，青城派有什么‘青’字九打，似乎都是暗青子的功夫，要是不小心在意，怕要吃亏。”当下挥手止住属下群盗叫闹，笑道：“诸兄弟这一招功夫俊得很，可也阴毒得很哪！那叫什么名堂？”

诸保昆嘿嘿冷笑，并不答话。

秦家寨的大胖子道：“多半叫作‘不要脸皮，暗箭伤人’！”另一个中年人笑道：“人家本来是不要脸皮了嘛。这一招的名称很好，名副其实，有学问，有学问！”言语之中，又是取笑对方的麻脸。

王语嫣摇了摇头，柔声道：“姚寨主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”姚伯当道：“怎么？”王语嫣道：“任谁都难保有病痛伤残。小时候不小心摔一跤，说不定便跌跛了腿。跟人交手，说不定便丢了一手一目。武林中的朋友们身上有什么损伤，那是平常之极的事，是不是？”姚拍当只得点了点头。王语嫣又道：“这位诸爷幼时患了恶疾，身上有些疤痕，那有什么可笑？男子汉大丈夫，第一论人品心肠，第二论才干事业，第三论文学武功。脸蛋儿俊不俊，有什么相干？”

姚伯当不由得哑口无言，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小姑娘的言语倒也有些道理。这么说来，是老夫取笑诸兄弟的不是了。”

王语嫣嫣然一笑，道：“老爷子坦然自认其过，足见光明磊落。”转脸向诸保昆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不行的，那没有用。”说这句话时，脸上神情又温柔，又同情，便似是一个做姊姊的，看到小兄弟忙得满头大汗要做一件力所不胜的事，因而出言规劝一般，语调也甚是亲切。

诸保昆听她说武林中人身上有何损伤乃是家常便饭，又说男子汉大丈夫当以品格功业为先，心中甚是舒畅，他一生始终为一张麻脸而郁郁不乐，从来没听人开解得如此诚恳，如此有理，待听她最后说“不行的，那没有用”，便问：“姑娘说什么？”心想：“她说我这‘天王补心针’不行么？没有用么？她不知我这锥中共有一十二枚钢针。倘若不停手的击钹连发，早就要了这老家伙的性命。只是在

司马林之前，却不能泄露了机关。”

只听得王语嫣道：“你这‘天王补心针’，果然是一门极霸道的暗器……”诸保昆身子一震，“哦”的一声。司马林和另外两个青城派高手不约而同的叫了出来：“什么？”诸保昆脸色已变，说道：“姑娘错了，这不是天王补心针。这是我们青城派的暗器，是‘青’字第四打的功夫，叫做‘青锋钉’。”

王语嫣微笑道：“‘青锋钉’的外形倒是这样的。你发这天王补心针，所用的器具、手法，确和青锋钉完全一样，但暗器的本质不在外形和发射的姿式，而在暗器的劲力和去势。大家发一枚钢镖，少林派有少林派的手劲，昆仑派有昆仑派的手劲，那是勉强不来的。你这是……”

诸保昆眼光中陡然杀气大盛，左手的钢锥倏忽举到胸前，只要锤子锥尾这么一击，立时便有钢针射向王语嫣。旁观众人中倒有一半惊呼出声，适才见他发针射击姚伯当，去势之快，劲道之强，暗器中罕有其匹，显然那钢锥中空，里面装有强力的弹簧，否则决非人力之所能，而锥尖弯曲，更使人决计想不到可由此中发射暗器，谁知锥中空管却是笔直的。亏得姚伯当眼明手快，这才逃过了一劫，倘若他再向王语嫣射出，这样一个娇滴滴的美人如何闪避得过？但诸保昆见她如此丽质，毕竟下不了杀手，又想到她适才为己辩解，心存感激，喝道：“姑娘，你别多嘴，自取其祸。”

就在此时，一人斜射抢过挡在王语嫣之前，却是段誉。

王语嫣微笑道：“段公子，多谢你啦。诸大爷，你不下手杀我，也多谢你。不过你就算杀了我，也没用的。青城、蓬莱两派世代为仇。你所图谋的事，八十余年之前，贵派第七代掌门人海风子道长就曾试过了。他的才干武功，只怕都不在你之下。”

青城派众人听了这几句话，目光都转向诸保昆，狠狠瞪视，无不起疑：“难道他竟是我们死对头蓬莱派的门下，到本派卧底来的？怎地他一口四川口音，丝毫不露山东乡谈？”

原来山东半岛上的蓬莱派称雄东海，和四川青城派虽一个在东，一个在西，但百余年前两派高手结下了怨仇，从此辗转报复，仇杀极惨。两派各有绝艺，互相克制，当年双方所以结怨生仇，也就是因谈论武功而起。经过数十场大争斗、大仇杀，到头来蓬莱固然胜不了青城，青城也胜不了蓬莱。每斗到惨烈处，往往是双方好手两败俱伤，同归于尽。

王语嫣所说的海风子乃是蓬莱派中的杰出人才。他细细参究两派武功的优劣长短，知道凭着自己的修为，要在这一代中盖过青城，那并不难，但日后自己逝世，青城派中出了聪明才智之士，便又能盖过本派。为求一劳永逸，于是派了自己最得意的弟子，混入青城派中偷学武功，以求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可是那弟子武功没学全，便给青城派发觉，即行处死。这么一来，双方仇怨更深，而防备对方偷学本派武功的戒心，更是大增。

这数十年，青城派规定不收北方人为徒，只要带一点儿北方口音，别说他是山东人，便是河北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，也都不收。后来规矩更加严了，变成非川人不收。

“青蜂钉”是青城派的独门暗器，“天王补心针”则是蓬莱派的功夫。诸保昆发的暗器明明是“青蜂钉”，王语嫣却称之为“天王补心针”，这一来青城派上下自是大为惊惧。要知蓬莱派和青城派一般的规矩，也是严定非山东人不收，其中更以鲁东人为佳，甚至鲁西、鲁南之人，要投入蓬莱派也是千难万难。一个人乔装改扮，不易露出破绽，但说话的多音语调，一千句话中总难免泄漏一句。诸保昆出自川西灌县诸家，那是西川的世家大族，怎地会是蓬莱派的门下？各人当真做梦也想不到。司马林先前要王语嫣猜他的师承来历，只不过出个题目难难这小姑娘，全无疑疑诸保昆之意，那知竟得了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答案。

这其中吃惊最甚的，自然是诸保昆了。原来他师父叫作都灵道人，年青时曾吃过青城派的大亏，处心积虑的谋求报复，在四川各地暗中窥视，找寻青城派的可乘之隙。这一年在灌县见到了诸保昆，

那时他还是个孩子，但根骨极佳，实是学武的良材，于是筹划到一策。他命人扮作江洋大盗，潜入诸家，绑住诸家主人，大肆劫掠之后，拔刀要杀了全家灭口，又欲奸淫诸家的两个女儿。都灵子早就等在外面，直到千钧一发的最危急之时，这才挺身而出，逐走一群假盗，夺还全部财物，令诸家两个姑娘得保清白。诸家的主人自是千恩万谢，感激涕零。

都灵子动以言辞，说道：“若无上乘武艺，纵有万贯家财，也难免为歹徒所欺。这群盗贼武功不弱，这番受了挫折，难免不卷土重来。”那诸家是当地身家极重的世家，眼见家中所聘的护院武师给盗贼三拳两脚便即打倒在地，听说盗贼不久再来，吓得魂飞天外，苦苦哀求都灵子住下。都灵子假意推辞一番，才勉允所请，过不多时，便引得诸保昆拜之为师。

都灵子除了刻意与青城派为仇之外，为人倒也不坏，武功也甚了得。他嘱咐诸家严守秘密，暗中教导诸保昆练武。十年之后，诸保昆已成为蓬莱派中数一数二的人物。这都灵子也真耐得，他自在诸府定居之后，当即扮作哑巴，自始至终，不与谁交谈一言半语，传授诸保昆功夫之时，除了手脚比划姿式，一切指点讲授全是用笔书写，绝不吐出半句山东乡谈。因此诸保昆虽和他朝夕相处十年之久，却一句山东话也没听说过。

待得诸保昆武功大成，都灵子写下前因后果，要弟子自决，那假扮盗贼一节，自然隐瞒不提。在诸保昆心中，师父不但是全家的救命恩人，这十年来，更待己恩泽深厚，将全部蓬莱派的武功倾囊相授，早就感激无已，一明白师意，更无半分犹豫，立即便去投入青城派掌门司马卫的门下。这司马卫，便是司马林的父亲。

其时诸保昆年纪已经不小，兼之自称曾跟家中护院的武师练过一些三脚猫的花拳绣腿，司马卫原不肯收。但诸家是川西大财主，有钱有势，青城派虽是武林大派，终究在川西生根，不愿与当地豪门失和，再想收一个诸家的子弟为徒，颇增本派声势，就此答允了下来。待经传艺，发觉诸保昆的武功着实不错，盘问了几次，诸保昆

总是依着都灵子事先的指点，捏造了一派说辞以答。司马卫碍着他父亲的面子，也不过分追究，心想这等富家子弟，能学到这般身手，已算是十分难得了。

诸保昆投入青城之后，得都灵子详加指点，哪几门青城派的武学须得加意钻研。他逢年过节，送师父、师兄，以及众同门的礼极重，师父有什么需求，不等开言示意，抢先便办得妥妥贴贴，反正家中有的是钱，一切轻而易举。司马卫心中过意不去，在武功传授上便也绝不藏私，如此七八年下来，诸保昆已尽得青城绝技。

本来在三四年之前，都灵子已命他离家出游，到山东蓬莱山去出示青城武功，以便尽知敌人的秘奥，然后一举而倾覆青城派。但诸保昆在青城门下数年，觉得司马卫待己情意颇厚，传授武功时与对所有亲厚弟子一般无异，想到要亲手覆灭青城一派，诛杀司马卫全家，实在颇有不忍，暗暗打定主意：“总须等司马卫师父去世之后，我才能动手。司马林师兄待我平平，杀了他也没什么。”因此又拖了几年。都灵子几次催促，诸保昆总是推说：青城派中的“青”字九打和“城”十八破并未学会。都灵子花了这许多心血，自不肯功亏一篑，只待他尽得其秘！这才发难。

但到去年冬天，司马卫在川东白帝城附近，给人用“城”字十二破中的“破月锥”功夫穿破耳鼓，内力深入脑海，因而毙命。那“破月锥”功夫虽然名称中有个“锥”字，其实并非使用钢锥，而是五指成尖锥之形戳出，以浑厚内力穿破敌人耳鼓。

司马林和诸保昆在成都得到讯息，连夜赶来，查明司马卫的伤势，两人又惊又悲，均想本派能使这“破月锥”功夫的，除了司马卫自己之外，只有司马林、诸保昆，以及其他另外两名耆宿高手。但事发之时，四人明明皆在成都，正好相聚在一起，谁也没有嫌疑。然则杀害司马卫的凶手，除了那号称“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”的姑苏慕容氏之外，再也不可能有旁人了。当下青城派倾巢而出，尽集派中高手，到姑苏来寻慕容氏算帐。

诸保昆临行之前，暗中曾向都灵子询问，是否蓬莱派下的手脚。